

《特稿》

從身體與世界的互動論漢字結構 ——梅洛龐蒂與胡塞爾現象學對漢字研究的啟示

關子尹

摘 要

在《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中,許慎曾引用易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一語,以說明漢字之來源。這一份對人的身體和對周遭事物的雙重重視,與現象學傳統對身體與吾人的生活世界的「相聯性」(Korrelation)的重視可謂不謀而合。在現象學傳統中,胡塞爾首開對身體(Leib)的討論,若論對身體現象與感知世界之間的微妙關係闡述之精微,則梅洛龐蒂更有過之。藉著對《說文》540 部首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成千累萬意義極盡豐富的漢字所由出的「部首」的確可溯源於身體與外物這兩大類別(分別可再分為 $2+3=5$ 小類)。藉著梅洛龐蒂的身體世界相聯性理論,加上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工具(如「身體圖式」),我們更可說明,許多漢字的結

* 本文最早曾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舉行的國際會議“Embodiment. Phenomenology East/West”(2016 年 5 月 4-7 日)上以英文發表。後曾於德國波恩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聯合舉辦,並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國際會議“Understanding, Knowledge & Truth”上再次發表。經修訂後,於德國刊登如下:Tze-wan Kwan,“Bodily Dasein and Chinese Script Components,”*Yearbook for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2 (Berlin: de Gruyter, 2017), pp. 198-207。這次的中文稿是據英文稿全面修改及增訂而成,稿成後首次於國立政治大學華人主體性研究中心舉辦的「身體與語言:梅洛龐蒂與漢字哲學工作坊」(2019 年 11 月 26 日)上發表。

** 關子尹現職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

*** 為尊重作者,本特稿格式不依本刊撰稿體例調整。

構都和身體（或其部分）如何與其自身，或與他者的身體（或其部分），乃至與外物（無論是大自然諸現象、動物植物，或是人文器物建制）的互動有關。而反映這各種各式的身體與外物間的互動的漢字，乃構成種種關乎社會、環境、技術、經濟，政治、禮儀、乃至人文建制的意義內容。順著胡塞爾於第四「邏輯研究」中提出的「純粹意義邏輯」的建議，本文最後嘗試從身體——世界互動的角度，大膽地擬訂出漢字的一些「原始組合模式」，以說明漢字如何從部件開始，得以循各種組合方式孳乳浸多。

關鍵詞：現象學、身體圖式、古文字、《說文解字》部首、純粹意義邏輯

Body-World Correl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Script: Lessons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Merleau-Ponty and Husserl

Kwan Tze-wan

Abstract

In the *Shuowen*, one of the earliest comprehensive character dictionaries of ancient China, when discussing wher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derive their structural components from, Xu Shen proposed the dual 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adopting proximally from the human body, and distally from things around.” This dual emphasis of “body” and “things around” corresponds largely to the emphasi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or corporeality on the one hand, and lifeworld on the other, as discussed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In this tradition, Husserl was the one who first pronounc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dy (*Leib*) in the constitution of meaning, but it was Merleau-Ponty who elaborated on the correlative intricacy of the human body (and its parts) with the world as perceived. Starting with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cognitive aspects of the 540 radicals as recorded in the *Shuowen*,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se radicals are indeed either body-related or world-related substantiating thus Xu Shen’s claim. With the help of body-world correlative studies, including such useful models as “body schema”, as proposed by Merleau-Monty, this paper looks into various examples of Chinese archaic script tokens to elaborate on how in the Chinese scripts the human body (and its

* Emeritu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arts) might interact in various ways with itself, with other's bodies (and their parts) or with "things around" (whether Mother Nature/natural phenomena, living creatures, or artefacts) to produce compound characters that cover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ritual, technic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even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human experience. Finally, by hooking upon the notion of a "pure logic of meaning" as proposed by Husserl in the fourth section of hi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further endeavours to sort out a list of "primitive patterns of combinations" which might help demonstrate how the Chinese script, starting from the various body/world-related radicals might evolve into the whole repertoi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words: phenomenology, body schema, archaic Chinese script, *Shuowen* radicals, pure logic of meaning

一、引言

在較早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曾借用胡塞爾的意義理論去處理各種與漢字有關的問題。我認為胡氏的整體部分理論，加上其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區分，和重要的概念工具，如意向性、範疇直觀等理論資源，對解釋漢字的意義結構極有幫助。漢字與印歐文字最大的不同，是其乃由眾多部件組成，而這些部件除了循聲音途徑外，更可循視覺途徑以決定字的意義。這些部件一般都是簡單的和感性的，但卻可以不同方式組合起來，以構成意義複雜得多和抽象得多的文字。為要說明此中原委，作者追溯了洪堡特、索緒爾和胡塞爾不約而同地都強調的「意義組合」和「意義衍生」原則。前者指的固是不同層級的文字成素的組合傾向，而後者所指的，如借用胡塞爾的講法，實指漢字世界中，在保留一意義核心（Kern, kernel）的條件下，從某單一原體字作為基礎而導出意義不同，但卻相關的多個「同源字」的現象，而這正說明了漢字得以「孳乳浸多」的理由。¹

今天這篇文章將溯游而上，以進一步細察藏身於漢字中的部件結構，並從中發現，漢字的部件基本上可大分為「與身體相關」和「與周遭世界相關」的兩大類。而兩類部件自身雖都簡單和屬於感官性質，但卻是一切漢字所由出的依據，因為這些部件可以不同形式彼此相交，從而建構出種種不同的意義。

二、《說文》部首系統總覽

在《說文》中，許慎曾引用易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一語，以說明漢字的基本元件，也即所謂「部首」之來源。²此語對人的身體和對周遭事物的雙重重視，與現象學傳統對身體與吾人的生活世界的「相聯性」（Korrelation）的重視可謂不謀而合。更有進者，若考慮海德格把人理解為「在世界中存

¹ 參見 Tze-wan Kwan,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Ways' of Chinese Script Formation," in: *Visualizing Knowledge in Signs: Encoding Meanings in Logographic and Logophonetic Writing Systems*, Vol. 23, Berliner Beiträge zum Vorderen Orient (BBVO), (Berlin: Pe-We-Verlag, 2014), pp. 157-202. 該文後以中文發表如下：關子尹：〈漢字六書學說的現象學詮釋〉，《漢學研究》第33卷第2期（2015年6月），頁49-102。

² 見許慎：《說文解字·後序》。引文中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本用以解釋卦爻之根源，但作者認為其同樣足以說明《說文》540部首的來源，而這方面的說明對於本文把漢字部首／部件分為五組的構思亦至為重要。

在」這一立場，則許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一「兩開」原則大可按梅洛龐蒂對人之「身體性」之重視，理解為「我的身體在世界中」這一人類文明最原始的現象。³

許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一語固言簡意賅，但與其只聽信許慎之言，我們應對《說文》的部首作一詳細省察，以斷定許慎所言是否屬實，和準確到哪一程度。以下試對《說文》部首先作某一意義的統計分析。

東漢許慎編的字書《說文》可謂卓絕今古。全書共收錄頭字凡 9,353 個（撇除「重文」及「新附」的增補字不計），幾乎把當時大家認識的漢字，無論天南地北，無分具體、抽象，都網羅淨盡了。九千多頭字分別收入有明確認知意義的 540 個部首之中。許慎解釋自己的工作時說：「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⁴

問題是，九千多漢字內容極盡繁複駁雜，到底如何能統率於為數小得多的 540 部首之中呢？《說文》部首於認知上的準確性卻又從何見得呢？⁵查《說文》分為 14 卷，但其內部結構孰何？540 部首彼此之間有何認知上的關連？九千多頭字又以哪一原則配入部首？凡此種種，南唐徐鉉以來一直到清代許多學者均嘗試回答，但一直存在爭議，似乎未能達成一認知上合理的答案。作者近年接觸《說文》相關材料，加上自己現象學背景的影響，對這問題漸漸形成了一些相對簡單直接的想法，即嘗試藉某一意義的數字統計方法，希望對《說文》540 部首作某一意義的定性分析。⁶為求眉目清晰和為了統計的理由，作者從《說文》540 部首中標選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107 個部首。按其性質，這些部首可歸入以下五大組別：

³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Donald A. Land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142. 以下引述此書時，除非另行說明，均以 Landes 譯本為據。

⁴ 許慎：《說文解字·後序》。

⁵ 《說文》540 部首從認知角度看，實遠較清代編成的《康熙字典》214 部首為準確，這是因為《說文》部首字形依據的小篆，基本上還算是古文字之末流，是未經「隸變」影響的。而《康熙字典》歸部時所考慮的並非小篆，而是經過隸變大混淆後的現代書體。

⁶ 作者 25 年前曾初步思考這一問題。參看關子尹：〈從洪堡特語言哲學看漢語和漢字的問題〉，收於關子尹：《從哲學的觀點看》（臺北：東大圖書，1994 年），頁 328-334。為求更精準地分析漢字部首，本文對《說文》部首作了更詳盡的觀察。

(一) 人體及人體的不同部分

(二) 人體的各種活動，和生理現象

(三) 自然界諸對象或現象

(四) 動物及植物

(五) 人為器物、工具、文化成品、生活內容

作者在列出 107 個有代表性的部首時，特別附上各部首之下所覆蓋的頭字總數，以顯示所選部首之相對重要性。

(一) 人體及人體的不同部分 (The Human Body and Body Parts) :

目-113，口-180，耳-32，頁-92，手-265，足-85，止-14，
心-263，尸-23，人-245，子-15，女-238，肉-140，骨-25，
血-15，髟-38，齒-44，夕-32，勹-15。

(二) 人體的各種活動和生理現象 (Bodily Movements and Physiology) :

見-45，大-18，立-19，欠-65，又-28，支-77，走-85，
辵-117，夊-15，卩-13，尢-12，升-17，老-10，鬥-10。

(三) 自然界諸對象或現象 (Natural Phenomena) :

日-70，月-8，金-197，木-421，水-464，火-112，土-130，
雨-46，宀-17，山-53，玉-126，厂-27，石-49，阜-92，
川-10，風-13。

(四) 動物及植物 (Animals and Plants) :

牛-45，馬-115，羊-26，豕-22，隹-39，鳥-115，鹿-26，
虎-15，隹-13，犬-83，虫-153，虫-25，魚-103，鼠-20，
豸-20，艸-444，竹-143，禾-87，米-36，麥-13。

(五) 人為器物、工具、文化生活 (Artifacts, Livelihood and Culture) :

衣-116，車-99，田-29，門-57，戶-10，刀-64，斤-15，
弓-27，戈-26，皿-25，角-39，广-49，宀-71，穴-51，
革-59，貝-59，网-34，巾-62，糸-249，斗-17，𠂔-23，
匚-19，口-26，食-62，酉-67，邑-181，疒-102，言-247，
示-63，鬼-17，羽-34，力-40，黑-37，瓦-25，缶-21，
殳-20，韋-16，彳-37。

經仔細查察上列部首，可觀察得如下結果：（一）上列五大組別下的部首，絕大部分都是邏輯簡單和獨立的字符。它們顧名思義是「根本」（radical）的，或用胡塞爾的說法，是「不建基」（nicht fundiert）於更簡單的字符或部件之上以獲得其意義的。相反地，較複雜的字符正是要建基於其上才可確保其意義。（二）這五組凡 107 個部首只佔總部首數的 19.8%，但其覆蓋《說文》頭字卻達 7,978 之數，即佔總頭字數的 85.30%。這表示說，上述列舉的 107 部首從功能上看都是最為重要的，和最「能產」的。（三）所列之部首大都是象形字（只有極少數是會意字，即使是會意字，一般亦以象形為基礎），這表示說，漢字的意義基礎和其建構能力，就文字本身而言，主要繫於其視覺性質，而非其音韻的性質。⁷（四）從我們為五組部首所訂之標題可見，所列之部首都是於經驗上可感知的，和是吾人日常生活中都慣常接觸的。（五）《說文》餘下的 433 部首只共覆蓋 1,375 個頭字，而這 433 部首其實大都可從先前標列的 107 部首導生而得，例如：「明（日／月）」、「炙（肉／火）」、「支（又／半竹）」、「生=草木出土」等。至於可從「手」、「止」或「人」導生之部首，簡直是數不勝數。因此，直接及間接可從標選的 107 部首推出的頭字，其實遠不止於 85%，而幾及於《說文》的全部。（六）餘下為數不多的部首，即使不能從標選的 107 部首導出，但幾乎都可歸入上列五大組別。其之所以「見棄」，只因為其使用度和生產力都偏低，故基於統計上的理由被壓抑，以求醒目。綜合以上所論，我們對《說文》部首可作出結論如下：把《說文》部首歸納為五大組別，確能有效地覆蓋《說文》540 部首之全體，而這五個組別確都是與人體（及其部分和其活動）和與外在世界（包括自然、生物和人為產品）有關的。這印證了許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兩開」原則所言不虛。

⁷ 這樣說時，我們不應忽略，文字也同時反映了言語音聲背後的意義。此清代學者如段玉裁、朱駿聲、王筠、桂馥等循聲韻之途，對《說文》予以重組的一系列工作理論之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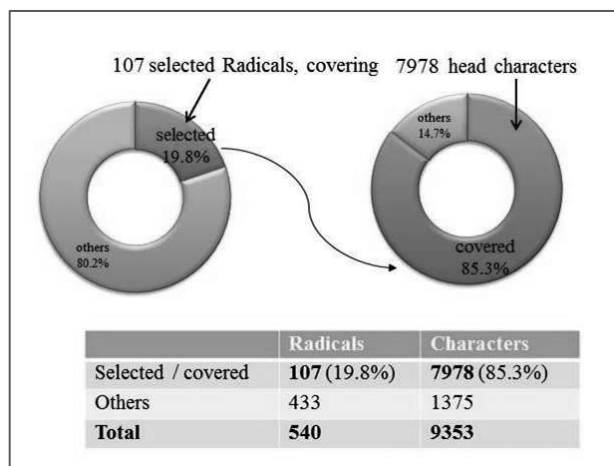


圖 1

三、以「部件」補「部首」的不足

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開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自 2014 年起已經對公眾推出。字庫收納字頭約 15,400 個，在電子世界中，純粹就追索的要求而言，這些字頭本來是沒有分類的絕對必要的。但為了使用者直覺上的方便，我們還是保留了傳統的「部首」概念，作為分類的框架。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新引進了「部件」（components）這個分類概念，作為對「部首」的補充。

何以有這一番補充的需要呢？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先要對「部首」的臚列方式及其發展稍加認識。首先我們必須指出，今天人們談到「部首」時，一般所指的是清代《康熙字典》的 214 部首，而非《說文》的 540 部首。循歷史的發展察看，《說文》的 540 部制式於後世新編的字書如公元 6 世紀的《玉篇》和成於 1066 年的《類篇》中基本上被保留，或只作極輕微的改動。但由於 540 部編制繁雜和難用，再往後的字書便有予以精簡的傾向。清代康熙 55 年（1716）編成的《康熙字典》便只列具 214 部首，而這個名數，更成為近代大多數字典、辭書的編排規範。⁸然而，與較具認知準確性的《說文》部首相比之下，《康熙字典》部首及其繼後的部首系統，

⁸ 在中國大陸，由於簡化漢字的通行，部首的數量被再減省至 201 個。

從認知的角度看，卻是極不準確的，而且往往帶有誤導性，甚至荒謬可笑。例如：在「康熙」系統中，解作一種雀鳥的「燕」字歸「火」部，原解蠍子的「萬」字歸「艸」，指鹽鹵的「鹽」歸入「皿」，與書寫治事有關的「尹」歸入「尸」，本指不同形式的旗幟的「旌」、「旗」、「旛」等字都一概歸入毫不相干的「方」部等等，都是「康熙」部首違背認知法度的明證。這些情況的出現，其實和漢字發展過程中的「隸變」(Li-transformation)現象有一定關係。所謂隸變，簡單地講，就是漢字由古文字轉入隸楷系統，藉犧牲認知準確性以換取書寫便捷的過程。《康熙字典》雖然和《說文》一樣於每一字頭下都附上小篆，但其部首的分類方法卻經常無視於未受隸變影響的小篆的字形結構，乃有上述的認知偏差。

反觀《說文》540 部首，撇除個別的例子較成疑問外，大致上都比「康熙」部首來得準確。這是因為《說文》部首的解釋都以隸變前的小篆或傳世古文為依據。就認知而言，《說文》部首儘管駁雜，卻遠較「康熙」部首為可靠。此外，《說文》540 部首每部所收各字之間之排列亦有一定法度，因而較利於理解：如同部各字先列專名，後列通名，和先易後難，俾可以易解之字解難解之字等。又具體如「牛」部下諸字先言性別，再及年歲、毛色、動態、圈養、用度等。

《說文》540 部首雖然於認知上較《康熙字典》214 部有依據，但其整部著作的結構卻並不盡令人滿意。正如前述，540 部被編入共 14 章之中，而這 14 章並不顯出任何編列上的理念。當然，許慎對於 540 部首的編排有「始一終亥」的說法，但這只能算是出自漢代陰陽五行的比附，於認知上的意義並不明顯。反而 540 部首之間，大致上是把形態相關的字頭由簡到繁地組合一起，即所謂「據形系聯」。這雖有一定歸類的作用，但綜觀 14 章 540 部首彼此之間的認知關係，卻仍缺乏一種鮮明得來讓人看通全局的合理的說明。

在這一關鍵，讓我們回到前文嘗試為《說文》540 部首「歸類」的五大組別。首先，必須一再聲明，五大組別的分野其實並非傳世的《說文》本身的結構，而只代表我們今日審視《說文》時所能設想的潛在結構。也可以說，是我們憑直覺而加諸《說文》之上的一種「解讀」。而這一種解讀在前文為 107 個標選的部首所作的數字分析下，顯示出認知上的理據。由是我們乃得以申明，五大組別這一分類方式其實真的反映了《說文》部首整體而言的潛在組合結構。由於《說文》根本上囊括了當時漢字的全部，則這個直接或間接地統攝所有部首的五分法之意義尤見。

既然如此，何以我們在《漢語多功能字庫》的開發上要引入「部件」以補充「部首」的不足呢？簡略言之，我們的理由有如下列：（一）近世大量辭書、字典依據「康熙」214 部首編排已經成為了一項語言現實，基於延續性的考慮，「康熙」部首的保留，是有一定意義的。但正如上述，吾人必須保持警覺，「康熙」部首從認知的角度看是不準確的。（二）《說文》540 部首於認知上雖較準確，但在今天更嚴格的標準下，尚留有許多問題，理由是許慎只知小篆和當時的一些傳世古文，對於甲骨文和金文則未曾知曉，故其於解字時，出現不少因認知不足而造成的偏差。故我們在編列字庫時，並不主張直接地「回歸」《說文》部首。（三）部首即使在大多情況下於認知上可靠，但一字的部首單獨而言，大不了只解釋了一些合體字的部分意義（一般而言是字的一半）。相反地，藉著「部件」的引入，目標是對任何漢字，在考慮了其全部元素後，按其意義的整體加以解釋。（四）「部件」是一個「構成」的概念，藉著部件分析，我們可看到一字的意義如何可從其組成的基礎部件之間的交互關係得以建立。（五）藉著新穎的資訊技術，漢字部件可得到非常有系統的管理。只要把每字的構成部件清楚界定，我們設計的程式可實時地（real-time）產生與各字相應的「部件樹」或「部件式」（componential “formulas” or componential “trees”），以說明一些極為複雜的漢字的意義如何可循不同的組合模式，從最簡單的部件衍生。

在建立《漢語多功能字庫》的過程中，除了訂定把哪些部件列出來之外，我們更須考慮如何把這些部件排列。我們開發的字庫中，部件的具體排列，是以五分法為主，再按技術上的需要加上兩組，即共 $5+2=7$ 組：

- （一）人體及其部分（The Human Body and Body Parts）
- （二）肢體活動／生理現象（Bodily Movements and Human Physiology）
- （三）自然現象（Natural Phenomena）
- （四）動物植物（Animals and Plants）
- （五）器物及生活內容（Artifacts, Livelihood and Culture）
- （六）指事符號（Indices and Symbols）
- （七）多義及未定（Polysemies and Indeterminates）

這七組當中，可見頭五組與我們較早前列出的基本上相同。第六組「指事符號」編列的是一些文字標記（或借胡塞爾的說法，是一些 *Merkzeichen*）。⁹ 這些標記由於也是一些廣義的人文建制，其實可以算入第五組。至於第七組「多義或未定」的訂立是為了包羅一些尚未能解讀或意義存在爭議的部件。其雖佔一組，但不影響前述五分法結構。所以到頭來，我們在進行如下的現象學分析時，於觀念上只須聚焦於首五組部件即可。

四、漢字部件的「現象學」剖析

就上列五組漢字部件之臚列，論者或會質疑，這一個分類和臚列方法會不會太隨意？五個組別的標題是否非如此訂立不可？又這五個組別是否已共同窮盡了所有或主要的部件？這些問題，我的答覆是：部首或部件的分類和臚列方法本來便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可言的，把《說文》部首分作五組的想法雖然某一程度確出於直覺，但經過上述的數字分析，則此五分法頗全面地反映了《說文》的 540 部首可視為漢字意義世界的根源這一點，實在是持之有據的。而且，五組部首／部件中的頭兩組都是與「身體」有關的，而這恰好相當於許慎的「近取諸身」，而五組中的後三組則與周遭世界有關，而這恰好相當於許慎的「遠取諸物」，其理固亦甚明瞭。

但指出了我們臚列的五個組別於名目上與許慎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相符合又如何呢？因為無論是我們建議的部首的五分，或是許慎的部首取法原則之「兩開」，都只是循不同途徑描述了一與漢字有關的「事實」。問題是，我們對《說文》部首這一潛在的區分和排列可有效地描述是一回事，但這事實背後的理論解釋卻欠缺一清楚的交代，而這份欠缺是有待彌補的！更有進者，部首的五組兩類區別和許慎「取法」原則的「兩開」這二者之相應是出於巧合嗎？如果不只是巧合，則便更應有於理論上說明的必要了。

就這一個問題，現象學傳統似乎又可再助吾人一臂之力！我的基本觀察是：許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兩開」原則與五組兩大類部首的組成絕非偶然的巧合，而其實直接與人類感知及其感知下的世界的「相聯性」有關。而這正是今天要處理的重點問題。

⁹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 (trans.) J.N. Findlay (London: Routledge, 1970), p. 269.

一談到人的身體，現象學的相關性便立刻再次顯出。在《觀念 II》之中，胡塞爾說明了身體 (Leib) 如何對吾人於環境中的定向和於人群中對他者的代入 (Einfühlung, empathy)，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胡塞爾特別強調身體的感知與互動的角色。藉著「動覺」(Kinaesthesia)、「身體的部位化」(Lokalisation im Leib)、「彼此感覺」(Empfindnisse, double sensation or sensings)，乃至視覺與觸覺感官 (visual and tactile realms) 之間的區別等理論資源的開發，胡塞爾乃得以說明人類如何與其自身、與其同儕、或與外物互動，從而形成他所謂的「身體與外物的交互建構性」(korrelative Konstitution von Leib und Aussendungen)。¹⁰胡塞爾以後，海德格相對地對身體問題便忽略得多。¹¹不過，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起碼提到吾人對外界事物的感知，是因應於其對吾人到底是有用或是有害而釐定的，而此中所謂利害，往往是對「被軀體所規限」的吾人而言者 (leibbehaftete, encumbered with bodies)。¹²相對而言，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卻認真地繼承了胡塞爾對身體的關注，並於《感知現象學》中把身體與感知世界之間的緊密關連（即所謂 Correlation）的探討推至一新的理論高峰。《感知現象學》中，「身體」與「感知世界」（le monde perçu）根本上分別是該書三部分中首兩部分的小題！對梅洛龐蒂來說，感知世界根本就是感知身體意義的「我」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相聯體」（inseparable correlate）。¹³

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將試看能否據這一現象學傳統對漢字的意義基礎加深理解。從梅洛龐蒂的觀點來看，海德格的 Dasein als In-der-Welt-sein 概念對他自己的現象學進路其實有著極大的意義。如果現象學運動的一項重大議題是要超克西方哲學史自近世以來一直積聚下來的「主客對立」的壓力的話，則海德格提出 Dasein als In-der-Welt-sein 這概念的基本考慮，是要把人的存活現象從根本處視為人於世界中的自我發現。即是說，從根本處

¹⁰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簡稱 *Ideen II*), Husserliana, Band IV (hrsg.) Marly Biemel (Den Haag: Nijhoff, 1952), p. 148.

¹¹ 我們現在得知海德格在 60 年代曾致力於處理「身體」這一議題。但他似一直未提及梅洛龐蒂，雖然我們可假定他其實應對後者的工作有一定認識。參見 Heidegger, *Zollikoner Seminare* (hrsg.) Medard Boss (Frankfurt/Main: Klostermann, 1987/1994)。

¹²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72), pp. 96-97.

¹³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3.

闡明，所謂「有人」必意會此人生於世上，而所謂「世界」亦必指以某一方式被吾人感知的世界。換言之，人的存活和世界之被感知實乃同一現象的兩面，故必須當作同一回事去一併考慮。

海德格的 Dasein 一詞，中文一般直譯為「此在」，而所指的卻是人。「此在」一詞之締建，其哲學的考慮是：唯吾人方足以言事物之「是如此」或「是那般」，而「是」亦即存在。由於海德格畢生亟欲探求的乃「存在／是」的問題，故《存在與時間》一書即以具足「存在理解」（Seinsverständnis）的人作為探求存在底意蘊的敲門磚，這是把人稱作「此在」的真正原委。

梅洛龐蒂固亦亟欲於擺脫主客對立的同時，又能把自我與世界不即不離的緊密關係確保，就此而言，他固服膺於 Dasein 這一理念，甚至於把海德格的 Dasein 概念吸納於他自己的理論綱領中。¹⁴唯獨梅洛龐蒂所以重視 Dasein 者，非因人之「存在理解」，而因人之具「身體性」，而此亦梅洛龐蒂與海德格之學涇渭分流之所在。正因為這個理論關鍵，我們在談論梅洛龐蒂時，Dasein 便不宜譯為「此在」，而應改譯「躬在」。《說文》：「躬，身也」。鄭玄注《禮記》：「躬，猶己也」，及注《儀禮》：「躬，猶親也」。可見古漢語「躬」字作為「己」之代稱時，是據「身」而得義的。由是可見，Dasein als In-der-Welt-sein 一語如落入梅洛龐蒂的理論中，即可譯為「躬在作為在世界中存在」，而經此一轉譯，梅洛龐蒂現象學中「身體」與「世界」的相聯性議題亦呼之欲出了。

這些理論關鍵一旦澄清，本文提出的部件分類法不但得到支持，而且進一步顯出，我們把五組部件分別歸納入（A）與（B）兩大類的策略，其實正與梅洛龐蒂的身體與感知世界的「相聯性」不謀而合。對梅洛龐蒂來說，身體與感知世界的相聯性是緊密到一個地步，它們幾乎可說是同一回事的兩個側面：「外物的感知與對一己身體的感知可謂齊上齊落，因為它們是同一個行動的兩面。」¹⁵

藉著觀察各種文字圖例，我們得以了解漢語先民在造字時如何讓人體乃至人體的不同部位與他者的身體及其身體部分乃至和外界事物（無論是

¹⁴ 我指的是梅洛龐蒂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書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的總稱：“Being-for-itself and Being-in-the-world”。此外，在許多段落中，其論述亦清楚指向海德格的「此在分析」。

¹⁵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11.

自然事物、動植物或人為器物)交互作用,以構成諸如社會、環境、禮儀、經濟、技術乃至人文思想等各種人類經驗。在某一意義下,身體存在理論為吾人開闢了理解漢字全新的視野。

(一) 梅洛龐蒂的「身體圖式」理論

梅洛龐蒂對身體的重視是必須清楚界定的。首先,他重視的身體並非科研對象的身體,甚至也不是一般人因健康理由所重視的身體,而是吾人藉以感知世界、參與世界、和藉著向世界介入,以使世界對吾人產生意義的身體。這一理解下的身體,他有時稱之為「現象的身體」(phenomenal body),並使之與一般所謂「客觀的身體」相區別。梅洛龐蒂說:「我們運動的,永遠都不是客觀的身體(corps objectif),而是現象的身體(corps phénoménal)。這道理一點都不神祕:因為我們的身體根本就是接觸世界的這一區域或那一區域的能力,故當然地會面向世界和感知世界。」¹⁶同樣地,在解釋神經心理學中的幻肢現象(phantom limb)時,梅洛龐蒂進一步提出了「慣住的身體」(habitual body)與「實在的身體」(actual body)之區別,並指出前者在某一意義下比後者更為原始和能「保證」後者。此中,Habitual 並不只是日用語「慣常」的意思,而更可直追拉丁文 habitare 解作「居住」(inhabit)。所以,所謂「慣住身體」實指吾人慣常地覺得自己的身體是「置身於世界中」,並有介入以進行種種操作的能力。這解釋了何以人們雖因故截肢後,仍「慣常」地覺得有「操作」其實實際上已經客觀地不存在的肢體的幻覺與衝動。¹⁷

梅洛龐蒂身體理論最特出的亮點是提出了「身體圖式」(body schema)這個概念。用最簡單的說法:「『身體圖式』原初的構思是作為吾人的身體經驗的總相。」¹⁸但這個「總相」應如何了解呢,說明白一點,身體圖式其實是吾人設想自身所藉以契入經驗界的那自頂至踵的整全形態。梅洛龐蒂指出:「我掌握我的身體作為一不可分割的資產。藉著一身體圖式(un schéma corporel),我對我的每一肢體的位置都一清二楚。」¹⁹

梅洛龐蒂這一個論點,我們只要循日常經驗稍加反思即可說明。就以最簡單的走路為例。我們在平坦的大道行走,所謂「身體圖式」可能沒那

¹⁶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08; (D131, F123).

¹⁷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84.

¹⁸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01.

¹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p. 100-101.

麼容易察覺。但只要路況稍為崎嶇或複雜一點，我們馬上會產生警覺。遇到前方有障礙時，我們會提腿跨過；如頂上有橫樑，我們會俯首迴避以免碰撞；如於窄路迎面來人，我們會欠身稍讓；再如要走過危橋，我們甚至會伸出雙臂以平衡身體免得摔倒。凡此種種，都顯出我們對自己「塊頭」的大小，甚至重心的高低，似乎都心裡有數！因此，吾人生存於世上，要活進複雜和充滿隨機性的生活處境中，在在都要考慮自己的「身體圖式」如何與世界配合。梅洛龐蒂說得好：「『身體圖式』這回事，說到底，是要表達吾人的身體是在世界中和是面向世界的。」²⁰

「身體圖式」一語很容易給人一靜態的印象，其實梅洛龐蒂的「身體圖式」卻是與人的運動機能(motricity)連在一起的。而運動之具備「圖式」，就是讓身體的運動形成「習慣」(habit)。設想我們從事球類遊戲，如打乒乓球的「上旋球」，我們必須把身體的許多部分如眼、腿、腰、背、臂、手、腕、指等，調校至能掌握某一瞬間進行某一種協調動作。一個乒乓球運動員從根本不會這個技術到掌握嫻熟，必須把自己的動感的「身體圖式」不斷改造方可。除了乒乓球，其他運動如游泳、技擊，乃至藝術活動如彈鋼琴、吹笛子，甚至簡單如用筷子，其理莫不亦如此。正如梅洛龐蒂所說：「養成習慣其實是對身體圖式的修訂與更新(reworking and renewal of the body schema)。」²¹

梅洛龐蒂說完上述這話，還補充說：「……這情況對於古典哲學會構成嚴重困難，因為那一廂會傾向把一切都理解為心智上的綜合。」²²梅洛龐蒂此言，我們只要以胡塞爾的學說比較即可明瞭。查胡塞爾雖也重視身體(Leib)，但他卻欠缺了「身體圖式」這方面的完整理論，故其論及人於世界中的參與時，只能依賴「定向零點」(Nullpunkt der Orientierung)這理論，即設想人以一己作為在世界中巡察的參考座標。此外，為了說明「定向零點」，胡塞爾還曾提出可視身體為一佔據「零點位置」(Nullstellung)的「零度－身體」(Null-Körper)的想法。²³而這個能提供定向的身體，在《觀念I》中，

²⁰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03.

²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3.

²²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3.

²³ Husserl, *Ding und Raum*, Husserliana, Band XVI (Den Haag: Nijhoff, 1973), pp. 303, 326, 328ff.

說到最後，也只能假定是視覺和意識所在的「頭顱」(Kopf)，²⁴而非如梅洛龐蒂宣稱的整個身體。相對於梅洛龐蒂而言，胡塞爾所受意識理論的掣肘可見。

在《知覺現象學》中，梅洛龐蒂以擲地有聲的一句總結了他關於「空間性」和肢體運動的一章：「吾人的身體……乃一切其他東西的根源，……它把意義投射於外界，並因而給予事物一定的地位。它確保了這些東西在吾人的手中和於吾人的眼底能作為事物而存在。」²⁵梅洛龐蒂認為，「身體乃一很自然的表達能力」，²⁶而這能力正是透過「身體圖式」來執行的。此中，「身體圖式」被理解為「對一己廁身於一交感世界中的姿勢(posture in the inter-sensory world)的全面的意識」。²⁷這一洞見其實並不只見於現象學傳統，許多年以來，認知語言學代表的雷可夫(George Lakoff)便一直重視「建基於身體的印象圖式」(body-based image schemas)這一理論，²⁸並認為這些圖式具備的「認知」功能，有助於人類有效地面對和參與世界。心理學家鄧育仁甚至指出，人於環境中的任何表象系統若要有效運作，某一建基於吾人身體存在和其與環境互動的「背境」是必須要被預設的。²⁹

按一般人的理解，身體基本上是一生物學的概念，又或是一醫學的研究和治療對象。但梅洛龐蒂的學問卻有別於此，他除清楚地於客觀身體與現象身體之間作了區別，更把後者如此界定：「現象身體……於自己的周遭投射出一種格局(setting)，在這格局中，它的各『部分』動態地彼此熟稔，而其各種接收器(receptors)可藉著協同運作以感知對象。」³⁰換言之，現象身體乃一「虛擬的身體，而其現象『位置』是由其職責及由其處境去界定的」。³¹與其只是一對

²⁴ Husserl, *Ideen I*, Husserliana, Band III (Den Haag: Nijhoff, 1976), p. 350.

²⁵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7; (D176, F171).

²⁶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87.

²⁷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02.

²⁸ 參見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 36。

²⁹ 見 Norman Yujen Teng (鄧育仁)，“What is the Backgrou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 *Mind and Language: Collected Papers from 1995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ind and Language*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9), pp. 169-189。

³⁰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41.此中，梅洛龐蒂徵引了 Buztendijk 和 Plessner 的“Umweltintentionalität”概念。

³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60.

象，「我」的身體其實是「我」的存在的具體表現。某一意義地，我憑藉著我的身體去活出我生命存在的每一步。即使我身在家中，我也不會只像一件對象般存在，我的「身體意向線索」(body intentional threads)³²會幫助我貫通我那熟悉的居所。這情境，對於失明的人（他只不過少了身體的一個部分）與開眼的常人其理如一。換言之，「在某一意義下，（吾人的身體）就好像被縫綴到那原初的世界之上一樣」。³³

梅洛龐蒂於書中一個重要注腳中指出，在一社群關係中，我的身體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角色，即作為「對他者而言的我的身體」(my body for others) 和「對我而言的我的身體」(my body for me)，³⁴前者實指被他人感知的我的「客觀的身體」，而後者則為我自己感知下的我的身體。這兩個意義的身體其實是數目同一的 (numerically identical)，因為它們只是從兩個不同角度下所感知的「同一」個身體，而這兩個角度的感知是可以共存，甚至互動的。例如：同一個身體可感覺正在去觸摸，也可同時感覺被觸摸。這現象梅洛龐蒂稱之為「雙重感知」(double sensation)，最好的例子莫如人類的性愛行為。就這問題，梅洛龐蒂其實於「身體作為一性感存在」(The Body as a Sexed Being) 一章大可以更深入探討。

身體的另一個主導人際溝通的渠道就是言語的能力。在吾人運用語言，甚至使用手勢去溝通時，「我的身體的行為——為了我自己和為他人——賦予周遭的對象一定的意義」。³⁵就這樣地，身體的現象便很自然地得以與我們和他人共同看見、觸摸，和談論的感知世界諸現象融合在一起。

（二）從梅洛龐蒂的觀點審視與身體相關的漢字部件

以下且就上述五組漢字部件中的第一及第二組（即身體及身體部分，和身體運動）諸部件稍作討論。

1. 很明顯地，五組部件中的頭兩組直接或間接地都與身體（整個人體和身體各個部分）及其運動有關。就人體而言，包括了男性（也用作人

³²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p. 108, 132. 這處用的是 Colin Smith 的譯法。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1962), p. 130.

³³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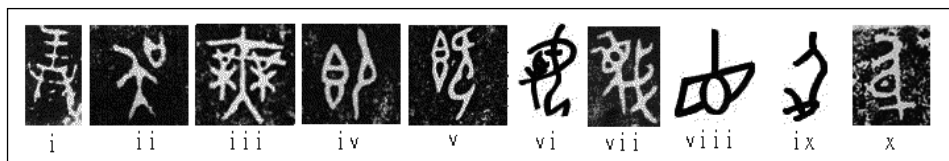
³⁴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08, endnote 20, p. 517.

³⁵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99. 另參見 p. 200。

體一般)和女性的身體。而這些人體又可表現為不同的姿勢：如站立(立)、奔跑(夭)、蹲坐(卩)、代表死者受祭(尸)、起舞(無／舞)、側首(𠂆)、交腿(交)等，幾乎可說是一套身體語言(Körpersprache)。³⁶類似的姿態形式甚至可以於身體的個別部件中出現。例如：手在古文字中辨別了左手(ナ)和右手(又)兩種形態；而足也可區別為左腳(止)和右腳(少)，而無論是左邊或是右邊的肢體，都又可因往還方向而有不同形態，這使得它們的相對位置成為重要訊息。例如：能顯示出某一手部件是屬於當事人自己的手，抑屬於他人；又或兩隻腳放在一起時是同一人的雙腳(如「步」)，抑多於一人的左腳(如「韋」)。如要就肢體形態舉進一步的例子，可參看下表及附圖：

i	弄	从玉从升，	一人以雙手把玩玉器。
ii.	吳	从𠂆从張口，	一人側首張口，有前仰後合歡愉之態(=娛?)。
iii.	無／舞	从大从◎或从舛，	一人揚臂揮動飾物(◎)交步，有起舞之態。
iv.	卽	从卣从卩，	一人朝向簋蹲坐，有即將進食之態，解即將、立刻。
v.	既	从卣从无，	一人朝簋蹲坐，唯頭向後轉，有已食罷之意，解完成。
vi.	乳	从女抱子哺育，	一女為子哺乳。
vii.	蔑	从人从眚從戈，	一人橫眉帶敵意(戈)側目視人。
viii.	直	从目从丨，	一目正視前方，解正直。
ix.	企	从人从止，	一人站立，強調足趾，有企盼之意。
x.	身	从人从◎，	一女懷有腹中塊肉，解身孕。

³⁶ 有關討論見 Bernhard Waldenfels, *Das leibliche Selbst* (Frankfurt: Suhrkamp, 2000), p. 247 ; 又參見 Bernhard Waldenfels, *Antwortregister* (Frankfurt: Suhrkamp, 2007), pp. 312ff.。

圖 2 ³⁷

特別有趣的是「吳（娛）」、「企」兩例，其中的「口」和「止」分別被不合比例地放大了，這讓當事人的歡娛或引領企盼的心理狀況得以表達。最後一提，統覽各主要身體部件，其中一些部件會用得比其他的頻繁，例如：「耳」使用度肯定低於「目」，而「目」低於「手」或「止」，而「手」、「止」又低於「口」。

2. 固如上述，在《觀念 I》中，胡塞爾曾有極重要的觀察，指出人的身體扮演一重要角色，就是作為吾人感知的「定向零點」(Nullpunkt der Orientierung)。換言之，一切感知都從身體的向度——或更嚴格地說是從吾人的頭部 (Kopf) ——出發的。³⁸就此而言，梅洛龐蒂亦強調吾人的身體是「對於事物的一個觀點」。³⁹若以這一種思維用於漢字部件之上，我們能舉出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許慎曾用過的「上」、「下」二字。不過，與其引用許慎慣用的小篆字型，讓我們援舉此二字的古文字 、 一看。查無論在甲骨文或金文中，「上」、「下」二字都是由水平的兩畫構成的。其中，「上」字是上畫短於下畫，⁴⁰而「下」字則相反。⁴¹這一種情況，清代學者孔廣居在解釋「上」、「下」這兩個指事字的例子時有很精闢的解釋：「事者，人事也；指者，指此事也……如上下兩物相等，从下視上則上物必小于下，从上視

³⁷ 上引十個古文字字型，自左至右參見：「弄」：商代〈玉卣弄卣〉(CHANT 5102)；「吳」：西周中期〈師酉簋〉(CHANT 4209)；「無＝舞」：西周晚期〈史頌簋〉(CHANT 4232)；「即」：西周早期〈大孟鼎〉(CHANT 2837)；「既」：西周早期〈乍冊大方鼎〉(CHANT 2760)；「乳」：《甲骨文合集》(CHANT 0392)；「蔑」：商代〈小子卣〉(CHANT 5417)；「直」：《甲骨文合集》(CHANT 0601)；「企」：《甲骨文合集》(CHANT 0012)；「身」：西周晚期〈逆鐘〉(CHANT 63)。

³⁸ Husserl, *Ideen I*, Husserliana, Band 3 (hrsg.) Karl Schumann (Dordrecht: Kluwer, 1995), p. 350.

³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314.

⁴⁰ 參見西周晚期〈井人女鐘〉(CHANT 112)。

⁴¹ 參見西周晚期〈虢弔旅鐘〉(CHANT 240)。

下則下物必小于上。」⁴²更有趣的是，孔廣居這一個觀點，我們在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中幾乎找到一樣的說法。他是說，從一觀察者的角度看，兩個人看來的大小是與二人和觀察者的相對距離有關的。⁴³更有進者，孔廣居「指事即人事」一講法其實極富於哲學洞見。藉著孔「上」、「下」二字的例子，我們得見，即使此二字中並不見有「身體部件」出場，但人的眼目作為一隱藏的觀察角度這一點是清楚不過的。類似的觀察角度問題也出現於「左」、⁴⁴「右」⁴⁵二字之上。在金文中，「左」、「右」二字根本就是從人自己的視角所看到的自己的左手和右手的形態。再進一步的例子可看「前」字，在甲骨文及金文裡，「𠂔（前）」字的形構是一足（止）踏於舟上，而足（止）的方向，正標誌了人正向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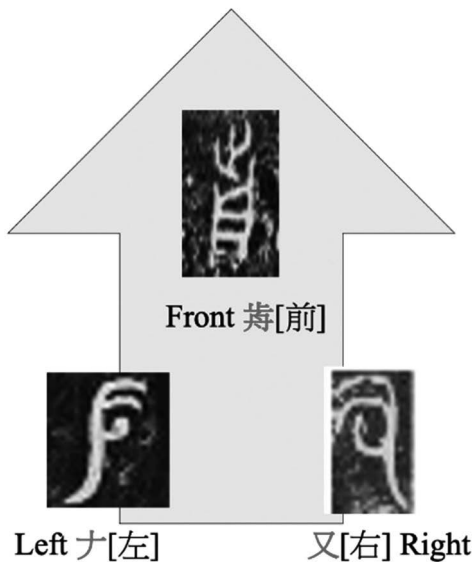


圖 3

⁴² 孔廣居：〈論六書次第〉，收於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07。孔廣居與梅洛龐蒂就這一點的比較，參看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p. 254-260。

⁴³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72.

⁴⁴ 商代〈左鼎〉（CHANT 1097）。

⁴⁵ 商代〈又爵〉（CHANT 7435）。

此中，甲骨文「𣥂（前）」字中的「舟」和「止」的配置，⁴⁶恰可也是從坐船的那一個我俯首看到「足立於舟前」的境況。查「舟」亦有解作「鞋子」者，則「𣥂」便亦猶如一穿鞋的足所指向的前方。古文字的「後」字雖和「前」一樣也是會意字，但卻並不循上述的「動感」原則（kinesthetic principle）構成，或許這正是因為吾人一般而言都不容易看得到自己背後發生什麼事。無獨有偶地，梅洛龐蒂在談及身體「後」面的事物時，也有類似的考慮：「在我身後的東西……我能存想之、能倚賴之，我卻無法對它們構成『語言印象』。」⁴⁷

3. 總括而言，古文字中的「上」、「下」、「左」、「右」、「前」這五個方位字全都以觀察者的眼睛為出發點，再以其肢體或外物作參照，並按動感原則（kinesthetic principle）建立。而「東」、「西」、「南」、「北」這四個地理方向的字卻並不按上述的動感原則構成，而必須倚仗其他造字原則如假借或會意。這又得與梅洛龐蒂於「對我們而言的方向」（direction for us）和「絕對方向」（absolute directions）的區別相合，⁴⁸又或得與「處境空間性」（spatiality of situation）和「位置空間性」（spatiality of position）之區別互為印證，⁴⁹於此不贅。
4. 漢字的人體部件，相對於其他部件而言，一方面為感知提供了條件，其使用時甚至指出了感知的角度。順此思路，我們發現，許多漢字中的人體相關部件無疑為其他外在世界諸部件提供了一個參照系統，俾這些其他部件得以出場。就此而言，當代許多學者如石定果和萬業馨等便提出了「關係位」的概念，以說明身體部件和世界諸對象（的部件）之間的主從角色與互動關係。⁵⁰以下且列出若干例子：

⁴⁶ 西周晚期〈兮仲鐘〉（CHANT 69）。

⁴⁷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86.

⁴⁸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p. 258-262.

⁴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p. 100ff.

⁵⁰ 參見石定果：《說文會意字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年），頁163；萬業馨：〈「關係位」略說〉，《古文字研究》第22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11-316。其實在石、萬二人提出「關係位」理論之前，裘錫圭已曾發表過類似的想法。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128-130，其中「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一節。

- i. 「陟」、「降」二字均从「阜」及分別指左右足的二「止」，唯「陟」之雙足朝上，乃有「上升」之義，而「降」的雙足朝下，乃有下降之義。
- ii. 「出」字从止从凵，一足正踏出洞穴，乃有「出」之義。
- iii. 「从」、「北」二字均从二人，唯「从」字之二人是後人跟隨前人，遂得「跟從」之義，而「北」字之二人是以背相向，因「北」字實「背」之初文。
- iv. 「卯」字則从二「卩」，即兩蹲坐的人，唯由於二人坐姿為互相對向，故生二人相對共事之義，諸如「鄉」、「卿」、「嚮」等字皆由此而出。
- v. 「即」、「既」二字其實皆从蹲坐的人（卩）及从解作飯鍋的（皀／簋）。所不同者，「即」字之「卩」朝向「皀」，故有就坐而「即將」進食之意；相反地，「既」字之「卩」雖朝向「皀」，但頭已轉向後方，明顯有已經吃飽之意，故「既」字有「完成」、「既已」之意。
- vi. 樹木的「木」若於根部標示，則成「本」，若於樹梢標示，則成「末」，若於樹幹標示，則成「朱（株）」。
- vii. 「啟（）」字从启从手，其中「启」从戶从口，而手觸動的一定是門扉，而非門的轉軸（樞）。
- viii. 「取（）」字从手从耳，指一人以手拿取另一人的耳朵，此中，手拿取的一定是耳廓，而不會是耳根。
- ix. 「射（）」古文字从弓从矢从手，而手拿的一定是矢羽，而不會是矢鏑。
- x. 「牧（）」字从牛从支，指一人以手持鞭放牛，而持鞭的手必定朝向於牛。
- xi. 「休（）」字从人从木，象人靠著樹幹休息，此中，人必以背靠於樹，而不會以胸就之。
- xii. 「伐」、「戍」、「何」三字就部件組成而論，皆从人从戈，然而，三字的「人」、「戈」兩部件的相對配置卻迥異。「伐」字中的戈祭於人的頸部，乃有殺伐之意；「戍」字中的人立於戈側，乃有持械戍衛之意；「何（荷）」字的人把戈扛背上，乃有負荷之意。

值得補充的一點是：漢字結構中，人體部件（如「人」、「女」、「口」等）乃至人體的各部分的部件（如「手」、「止」、「目」等）的廣泛使用，乃至其與其他外在世界事物的部件的互動，其實完全可於梅洛龐蒂的「身體圖式」理論中找到重大的理論支持。因為依梅洛龐蒂，吾人掌握「身體圖式」即表示吾人對一己「每一肢體的位置都一清二楚」，而且身體圖式又是顧名思義地「在世界中」和「面向世界」的。所以，許多漢字雖只運用人體的某個別部件，但這毫不減低整個「身體圖式」於背後作為一種理論支持的效力。梅洛龐蒂即有如下說法：「……當我身體的一個部分被枚舉時，又或當我想像這一部分時，我經驗到（身體）的相應點的某種感覺，這其實只是我身體這一個部分於我的整個身體圖式中的透顯而已。」⁵¹身體（及其部分的）部件與外界部件的交涉互動和牽涉，的確為吾人的意義世界的建立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以梅洛龐蒂的講法：「（吾人的）身體，就其有所『作為』而言，其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它以自身的部分當作一反映世界的一般的符號系統，讓我們得以丈量和理解世界，並為其賦予意義！」⁵²

更極端的考慮是：或曰大量漢字的構成根本沒有涉及任何身體（或其部分）的部件，則這又如何呢？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只要設想，從一現象學的角度看，任何「外物」，其一旦為吾人所感知或意向，則吾人的意向便必須被假定。這一點以下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三）被感知的世界（le monde perçu）或生活世界（Lebenswelt）

如上所論，海德格有關「此在」作為「在世界中存在」（Dasein as Being-in-the-world）這一構思最大的貢獻，就是使得「主」與「客」齊一，讓近代哲學興起以來一直困擾著西方哲學的「主客分裂」問題得以紓緩。我在討論梅洛龐蒂對海德格「此在」觀念的繼承時，進一步用「身體躬在」（bodily Dasein）一語以標誌其身體理論的哲學意義。由於「躬在」即是「在世界中存在」解，故「身體躬在」也即是「身體在世界中躬在」解，這個說法讓「身體」和「世界」的關係得以無間地結合。正如梅洛龐蒂所指：

⁵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45.

⁵²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45.

被感知的世界及吾人藉身體所得的感知根本上是「同一行為的兩面」(two sides of a single act)。⁵³讀梅洛龐蒂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就是一旦我們明白他所指的「身體」的真正意義，則身體與世界的聯繫便幾乎是自動地被蘊涵了。因為「現象意義」的身體很自然地會帶出世界的建構性。梅洛龐蒂這一種洞見，其實在他第一本書《論行為的結構》中早已有所揭示，書中梅洛龐蒂即說：「現象的身體必須是一些行為的中心，這些行為輻射向一『周遭』(世界)」。⁵⁴在《知覺現象學》中，無論談論的是身體活動或是空間性，討論結果都會自然地通向世界的建構問題上去，因為此中所指的「世界」都不是一「客觀世界」，而是徹頭徹尾被吾人的身體所感知的世界。梅洛龐蒂即曾重點地指出：「吾人的身體的運動經驗……為我們提供一通達世界與對象的方式。」⁵⁵

正如對胡塞爾來說，「定向空間」(oriented space)比「同構空間」(homogeneous space)或客觀空間(objective space)要更原始，同樣地，對梅洛龐蒂來說，「處境空間性」(situational spatiality)⁵⁶或「存活的原初空間」(primary spatiality of existence)⁵⁷也要比「位置空間」(positional spatiality)或「幾何空間」(geometrical space)⁵⁸更為原始。換言之，人類最原初認識到的「空間」只可能是處境空間或存活空間，而這意義的空間只能藉著身體的躬自參與才可以成立。這一點梅洛龐蒂曾有所論述：「空間依照長度、闊度和深度而設想的各個部分……並不在排比並列，這些空間部分之顯得共存，是因為它們全都因吾人的身體對世界獨特的盤據方式而被牽涉其中。」⁵⁹

⁵³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11.

⁵⁴ Merleau-Ponty,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trans.) Alden L. Fish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p. 157.

⁵⁵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1.

⁵⁶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02.

⁵⁷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302. 法文原文為 *spatialité originaire de l'existence* (F334)。Landes 譯“originary existence of spatiality”明顯有誤。Colin Smith 譯作“primary spatiality of existence”正確。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p. 259.

⁵⁸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p. 100, 254, 302.

⁵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88.

對梅洛龐蒂來說，身體的運動都是帶有意向性的，都是廁身於「處境空間中的意向活動」，而非單純地只是「空間中的活動」。⁶⁰當吾人進行任何帶有意向性的運動時，總是會期待著對世界產生有某些影響。「身體活動必須是一原始的意向性，才可以在感知世界時扮演其角色，而這種意向性是有別於認知的一種關聯於對象的方式。」⁶¹最能表達所謂「廁身於處境空間中的意向活動」的，是「𠂔」這個部件（或部首）。「𠂔」可再分解為兩部分，即「止」與「彳」。人體各部分之中，負責走動的當然以足（止）為主，而解作「十字路口」的「彳」即是所謂的「處境空間」，因此也便當然地成為「止」的現象學上的「夥伴」（Korrelat, correlate）。⁶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止」與「彳」合併起來的「𠂔」，是為數極多的漢字所從的部首，其中包括於哲學上極其重要的「道」字。這個「道」字，除了哲學上的種種超越的意義外，從文字學的角度看，我們發現「道」字除「止」之外，還包涵了「首」這部件，換言之，也就是整個人廁身於「行」這處境之中。用現象學的講法，「道」就是人存活於處境（milieu）之中。為求清晰，以下且引用「道」的兩個金文字體，俾作印證。⁶³

為了解釋身體，嚴格言是「吾人」的身體（‘our’ body）如何「輻射」（radiates）向世界，以構成其意義，梅洛龐蒂一再用「依據」（prise）或「據點」（Anhaltspunkte, hold）這概念去說明其感知現象學中的「相聯性」（Korrelation）理念：「因此，事物其實是我的身體的，甚至可廣泛地說是我的存在的相聯項（correlate）」。⁶⁴或者可說：「事物建構於吾人身體在其上面所取得的『據點』。」⁶⁴就如上面曾引用的字例中，「前」字中的「止」與「舟」相聯，「出」中的「止」與「凵」相聯，又或「𠂔」部中的「止」與「彳」相聯，而此三例都是前者以後者為進入世界的據點。更有進者，人類除了能操作自己的身體，還發明了工具。梅洛龐蒂認為，人在運用工具

⁶⁰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406.

⁶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407.

⁶² 從語源學的角度看，「彳」乃「行」的左邊。羅振玉界定之為「四達之衢」，參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第3冊，頁2646下。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解之為“a drawing of meeting streets”，參 Bernhard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Stockholm: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 K 748a-d。

⁶³ 「道」字的金文字型：左面，西周晚期〈盥盤〉（CHANT 4469）；右面，西周晚期〈散氏盤〉（CHANT 10176）。

⁶⁴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334.

的角度看，上述三組部件與胡塞爾於《觀念 II》中提及的「物質自然」(materielle Natur)、「含生自然」(animalische Natur)、「精神現實」(seelische Realität) 這三層建構可謂遙相呼應，雖然必須說明，胡塞爾的建構理論進路是自某一意義的自然觀點層層上升並奠基(fundiert) 至於某一意義帶有人文性和目的性的觀點。⁷⁰相對之下，漢字部件自簡單至於複雜的進程可以任何組別的部件為起點，在這意義下，表現出更高的靈活性。此外，上述三組漢字部件亦與梅洛龐蒂《論行為的結構》書中論及的「物理的」(physical)、「生命的」(vital) 和「人性的」(human) 這三重現象層級有起碼的類同性。⁷¹

2. 此中又有需要就以下兩點再作澄清：首先，漢字的眾多部件雖以象形為主，但它們其實並非一些自然對象的「圖像」。我多年前曾著文申論：漢字的部件看似圖畫，但其實都是從對象經過胡塞爾所謂的「觀念抽離」(ideative abstraction) 而產生的觀念化的意義單元。觀念抽離其實是範疇直觀(categorical intuition) 的一種。換言之，漢字部件與其把對象巨細無遺地繪畫，其實是透過把不重要的細節剔除，把焦點集中在一些關鍵性的特徵上去，從而成就一些本質性和觀念化的，和可以隨機地重複使用的意義單元。⁷²其次，以象形為主的漢字部件若單獨作「獨體字」使用時，固可「觀念地」(ideally) 指向相關的自然事物、動植物或人為器物。但這些部件之所以稱為「部件」，其意義建構能量最強大之處，就是它們可以交互配伍，構成「合體字」，並從而產生意想不到地豐富的，而且往往是非常抽象和帶有創意的「意義溢項」(Überschuß in der Bedeutung, semantic surplus)。⁷³以下僅從和「生活世界」有關的三組部件中選出若干例子以助理解，此中，列於最左方的一個簡單的部件，一旦與其他部件配伍，即可產生出列於右方的豐富意義：

für Ludwig Landgrebe (Den Haag: Nijhoff, 1972), pp. 49-77。

⁷⁰ 參 Karl Schuhmann, *Husserl-Chronik, Denk- 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Nijhoff, 1977), pp. 212-213，另參見胡塞爾著 *Ideen II* 全書各章。

⁷¹ 參 Merleau-Ponty,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pp. 129ff。

⁷² 參 Tze-wan Kwan,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Ways' of Chinese Script Formation," pp. 169-171, 180。

⁷³ Tze-wan Kwan,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Ways' of Chinese Script Formation," pp. 187-189, 195。

水 (water) + 廌 + 去	→ 灋 / 法	(傳說中的廌獸，以角觸不直去之，使法平等如水。)
木 (wood) + 辛 + 斤	→ 新 / 薪	(砍木為柴，本為自然之木遂轉為人用之薪。)
牛 (ox) + 角 + 刀	→ 解	(从刀判牛角，乃有分解離析之意。)
羊 (goat) + 詒	→ 讞 / 善	(从羊二言，解好言相向。从羊之善與義美同意。)
豕 (swine) + 宀	→ 家	(豕乃古來最重要之家畜，置豕宀下乃成家。)
月 (bed) + 夕 + 目	→ 夢	(人晚間於牀上入睡後幻見的夢中景像。)
衣 (clothes) + 心 + 眾	→ 懷	(衣中有垂淚之目 (眾)，从心，有悲懷之意。)
刀 (knife) + 辨	→ 辨	(以刀分判二辛 (辨)，有判斷之意。)
斤 (axe) + 心 + 木 + 目	→ 慙 / 哲	(从斤从斷木及心目彳，指處境中觀察及斷疑。)
幺 (silk) + 幺 + 戍	→ 幾	(細如二幺，而兵守者，危也；有杜漸防微之義。)

3. 漢字部件中的第五組，即人為器物的一組中包含了三個主要類別，即炊器、兵器和禮器。它們合起來，正足以印證海德格《存在與時間》書中所說的「器具」(Zeug, equipment)⁷⁴之重要；若再加上其他如家事、農作、商賈、技術，乃至語言、思辨、文化等內容的部件，整個人類生活空間便即成形。在如下表列中，且把最具代表性的領域臚列，並舉字例顯其概要：⁷⁵

⁷⁴ 參見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pp. 68ff.。

⁷⁵ 這個表的臚列，作者曾得力於梁月娥及李經諱兩位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前助理之協助。原表的規模比下表大得多，舉列的字例亦多得多，今為求簡便把表列刪減，並把字例限於每範圍四個，而且限於篇幅，各字例的部件組合不再進一步解釋，有興趣的讀者可逕自查閱。

表 1

主要領域 Disciplines	所屬生活世界項目 Life / World Horizons	字例／詞例 Examples
自然科學 Natural Sciences	天體軌跡 orbits of heavenly bodies	晨、歲、參、商
	曆法 calendar	春、秋、旬、時
	天干地支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cycles	甲、乙、子、丑
	月相 moon phases	初吉、既生霸、既望（望）、 既死霸
	動物 zoology	虎、狐、為、兕
	植物 botany	來、黍、楚、荊
	氣象 meteorology	申（電）、云（雲）、易、霾
政治軍事與法制 Political, Military, & Legal Affairs	職掌任命 royal appointment of office	司馬、司土（徒）、虎臣、善 （膳）夫
	軍旅征戰 warring activities	旅、旋、師、征
	刑罰殺戮 punishment and massacres	服、孚、臧、蔡
	法律 legal disputes	訊、訟、法（灋）、律
社會體制 與人類學 Social systems and anthropology	奴隸 slavery	奚、妥、妾、僕
	性別關係 gender relationship	取、帚、妻、好
	氏族徽號 coat of arms of clans	萬、戊、亞、單
	教育 educational curricula	教（敷）、改、事、典
	祭祀禮儀 worships and rites	祝、且（祖）、羞、豐
	神話 mythologies	鬼、神、夔、鷹
	卜問 divination	問、卜、貞、占
	葬儀 burials	葬、棄、死、喪

經濟生活 Economic life	日常家居 household activities	鹽、鄉（饗）、既、飲
	商業 trading	貝、賈、易、賞
	財貨 precious metals & denominations	丰、弄、爰、寶
	狩獵 hunting	禽（擒）、雛、單、弔
	畜牧 livestock farming	駁、羔、畜（蓄）、家
	農業 agriculture	封、耜、麗、嗇（穡）
技術文明 Technologies	玉器製作 jade manufactory	朋、環、璽（瑾）、璧
	工藝 arts and crafts	般、弗、巨（矩）、工
	紡織 textiles and clothing	初、裘、絲、絕
	器皿 utensils and vessels	彝、鼎、孟、簋
	武器 weaponry	戈、我、弓、矢
	冶金 metallurgy	鑄、錫、銘、丹
哲學及心理學 Philosophy & Psychology	抽象概念 abstract concepts	無、幾、易、中
	道德格準 moral precepts	仁、義、荀（敬）、嚴
	情緒 emotions	懼、蔑、吳（娛）、憂
	認知模式 cognitive models	疑、哲、思、念
	形上建構 metaphysical fictions	道、天、神、帝

談論到了這裡，我們必須澄清以下一大理論關鍵：我們一方面指出了梅洛龐蒂對身體（=A）的重視，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漢字中廣泛存在著與身體相關的部件（=B）；就此而言，前者（=A）與後者（=B）之間的理論關係是怎麼的一回事，這是亟須說明的。

這個問題，我們上文曾引述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說過：「……身體，就其有所『作為』而言，其最奇特之處，就是它以自身的部分當作一反映世界的一般的符號系統，讓我們得以丈量和理解世界，並為其賦予意義！」⁷⁶然而梅洛龐蒂在同書也曾有另一種說法：「我的身體具有其世界或理解其世界是不需要先經過『表象』去進行的，也不需要服膺於一『符號的』或『客

⁷⁶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45.

觀化的』的功能去達成。」⁷⁷這兩段文字驟看下，似乎有一點自相矛盾，但細察之下其實不然！而這問題的釐清，或有助於我們理解梅洛龐蒂的身體理論與漢字部首的真正理論關係。

首先，梅洛龐蒂顯然認為身體及其部分對於吾人認知世界能扮演某一意義的符號系統的作用，即把世界的感取與身體及其部分的編碼及操作掛上關係。他反對的只是建立在「客觀化」對象知識上的和建基於「唯智主義」(Intellectualism)上的所謂「符號活動」。梅洛龐蒂認同符號活動是從一「具身主體」及從身體各部分出發，而這一符號活動相關的認知，是由身體帶動的，即主即客的和即身體即世界的原始感知。以下一段話便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吾人身體的運動經驗並非知識的一個案例，反而可以說，它賦予吾人一種臻於世界和臻於對象的方式，它可說是一種『行動認知』，它必須被定性為原始的，或甚至是原生的。」⁷⁸此中，梅洛龐蒂提出的「行動認知」(praktognosia)，可說是對長久以來支配了西方哲學和建基於觀察和理解上的「對象認知」的全面修訂與傾覆。對於梅洛龐蒂來說，建基於朝向世界的身體活動的「行動認知」才真切合認知的事實。此所以他後來常強調「感知的原初性」(primacy of perception)。⁷⁹再換一種更直接的講法，梅洛龐蒂認可的符號系統，並非建基於傳統「工具論」上的**語言符號**，而是從身體出發去開發世界之意義的**身體符號**。問題只是，由於梅洛龐蒂大底沒有設想過漢語和漢字的相關性，所以只能在討論印歐的語音作為意義符號時，力持一音之發必亦連帶地引發一定的身體反應云云，即訴諸某一意義的「形相學」(Physiognomy)以自圓其說，⁸⁰而明顯地有點牽強。而正在這裡，漢字對於這問題的相關性便自然地浮現了。

首先，漢字的書寫部件豈不正就是一個符號系統嗎？當然是的！但正因如此，我們就漢字部件所作的省察與梅洛龐蒂身體理論的關係便清楚顯

⁷⁷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1.

⁷⁸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1. 梅洛龐蒂 Praktognosia 概念引自心理學家 A. A. Grünbaum, "Aphasie und Motorik,"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130 (1930), pp. 385-412。又希臘文 *πραγματεύομαι* 即解作行動。

⁷⁹ 梅洛龐蒂於《知覺現象學》出版後，曾於法國哲學會中以"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為題發表演講，以概括《知覺現象學》之中心思想，其重視這論點可見。Merleau-Ponty,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 James M. Edie (transl.)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2ff.

⁸⁰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44.

出了。因為，眾多與身體相關的漢字部件（=B）所參與構成的符號系統，實可視為吾人的身體意向性（bodily intentions）（=A）最直接的符號表象。而身體的意向性（=A）正好是漢字部件的符號系統（=B）所以能成立的現象學基礎。用更直接和最形式化的講法：A 前於 B 存在，而 B 必須建基於 A 之上（while A prevails prior to B, B has to be founded upon A）。說到最後，藉著漢字部件系統（=B）的發展，人類經驗中最为關鍵的身體符號或身體意向性（=A）乃得以被記錄於以漢字為基礎的文字符號系統（=B）中。就這樣地，梅洛龐蒂的身體哲學（=A）與漢字的部件系統（=B）恰恰足以彼此互補。

五、「原始意義結構之探求」

在作者近十年開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中，為求有系統地管理為數眾多的漢字部件，我們的研究團隊設計了「部件樹」（componential trees）和「部件式」（componential formulas）這兩種展示方式，⁸¹目的是要循組合學的角度（combinatorially）追蹤漢語單字字頭從哪些部件的組合得以構成，從而揭示各字的意義根源。以下以「令」、「報」、「丞（拯）」三字為例，以略表這兩種展示方式如何運作。

「部件樹」（componential trees）三例：



圖 4

⁸¹ 在其他場合，作者曾用「語義樹」（semantic trees）及「語義式」（semantic formulas）的講法。參見 Tze-wan Kwan,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Ways’ of Chinese Script Formation,” p.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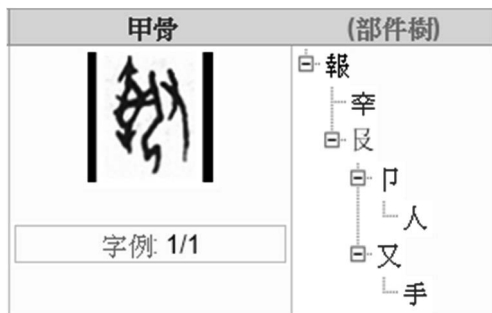


圖 5



圖 6

「部件式」(componential formulas) 三例：

令 def: {△(口) 𠂔(人)}

報 def: {卒𠂔(𠂔(人) 又(手))}

丞 def: {升(左(手) 又(手)) 𠂔(人) 𠂔}

二維的「部件樹」和一維的「部件式」，是為了對任意一漢字作出全面的部件剖析 (parsing) 而設計的。⁸²要達到這一目的，每一字的語義 (和語音)

⁸² 注意：同一個漢字的「部件樹」及「部件式」於邏輯上和組合學上是等值的。二者唯一的差別是前者乃二維表達，而後者乃一維表達。其中，二維的「部件樹」雖佔用較多版面，但利於直覺理解，故宜於解釋和教學；一維的「部件式」雖較難直覺掌握，但佔較少空間，且可與行文並列，故宜於研究和技術開發。在設計這兩種展示方式時，作者靈感的來源是普通邏輯裡的同一個三段論 (syllogism)，既可表以二維的范恩圖 (Venn diagram)，也可表以一維的波蘭記號 (Polish notation)。

訊息都應先清楚列具（特別是前者）。理論上看，我們的字庫如果有多少個字頭，便可有同等數目的「部件樹」和「部件式」。⁸³

在《邏輯研究》的第四研究中，胡塞爾於「反意義」（Widersinn, absurdity）與「無意義」（Unsinn, nonsense）之間作了嚴格區別。⁸⁴他固認為兩者都應避免，但由於兩者造成困惑背後的原因大相逕庭，故對治之法也不一樣。其中前者，即「反意義」觸犯的是形式上的謬誤，故應以一般意義的形式邏輯對治之。但胡塞爾不忘指出，邏輯上的「荒謬」或「反意義」其實是「有意義的一個子域」（Teilgebiet des Sinnvollen），其雖然荒謬，但起碼於意義上可被明白。相對之下，「無意義」這一領域帶來的困惑，就是連意義也無法成立，因此便要從更根本的層面去防治。就是基於這一個考慮，胡塞爾提出了他於第四研究的重點議題：「意義的純粹邏輯」（reine Logik der Bedeutung, pure logic of meaning）或他時而指稱的「關於意義的純粹形式學說」（reine Formenlehre der Bedeutungen）。⁸⁵

要建立意義的純粹邏輯，胡塞爾要做的，是「從根本處」追索「意義發生的本質」（generic essence of meaning as such），其基本策略，是「先驗地……探求一些原始的意義結構、原始的言語和組合，還有建基於上述這一切的關乎意義複合和意義衍生的運作法則……」。⁸⁶誠然，在提出以上想法時，胡塞爾心裡設想的大底也不會是漢語，而是西方的主流印歐語言。然而，由於所謂「意義的純粹邏輯」總必須具備普遍性，故當然地也應適用於其他語言之上，包括漢語。事實上，胡塞爾在《邏輯研究》第四研究章末的一個後記中，真的認為可朝印歐語言外的其他語言去考慮，而且還特別提到漢語。⁸⁷

胡塞爾所謂「意義複合」和「意義衍生」，對於任何語言的高階發展都是十分重要的，這一雙概念，胡塞爾於《邏輯研究》中最少提過七次，其重視可見。而作者在處理漢字「六書」理論，特別是廣義的「會意」和「轉

⁸³ 由於《漢語多功能字庫》的「部件樹」和「部件式」皆以古文字字形為依據，故於一萬三千多字頭中，只為有甲骨文或金文的字建立「部件樹」和「部件式」。此外，一些字偶或有雷同的「部件樹」和「部件式」，參見本文較早前討論「關係位」時舉列的「伐」、「戍」、「何（荷）」三個皆从人从戈的字例。

⁸⁴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trans) J.N. Findlay, IV. Investigation, §12.

⁸⁵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trans) J.N. Findlay, IV. Investigation, §13.

⁸⁶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trans) J.N. Findlay, p. 524.

⁸⁷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trans) J.N. Findlay, p. 526.

注」時，也曾引用胡塞爾有關理論。然而本文要重點考慮的，卻是更底層的意義建構問題，即胡塞爾上引文中的「原始的意義結構」層次。然則胡塞爾所指的「原始的意義結構」是什麼呢？就此，胡塞爾首先以算術中的基本組合形式為例，以明其大概：如 $a+b$ ， ab ， a^b 等，其中的 a ， b 都是數學中的自由變數（free variables）。此外，又以 M ， N 兩個語式為例，並指出按照邏輯的組合法則，可以推求出如下的組合：“ M and N ”，“If M then N ”，“ M or N ”等。⁸⁸最後，胡塞爾還借用語式的代入及連接組合方式去進一步說明：⁸⁹

(M and N) and P

(M and N) and (P and Q)

{(M and N) and P } and Q

作者受胡塞爾的「意義的純粹邏輯」觀念啟迪於先，又發現梅洛龐蒂身體世界相聯理論與漢字結構之交互參證於後，乃開始思索，到底胡塞爾期待的「意義純粹邏輯」或所謂「意義的純粹形式學說」是否真的可以改在漢字的平臺上建立呢？在這考慮中，作者漸意識到，我們有必要把胡塞爾就言語組合的考慮移植到漢字的部件組合的層面去考慮。只不過，當我們要考慮的不是算術或邏輯的組合，而是意義的組合時，情況便大大不同。因為意義本身並不是自由變數，而都是語義上（甚至於社會上）有限定的（semantically bound）。此中，上述《漢語多功能字庫》中使用的「部件樹」雖然有助於為每一個別漢字的部件組合方式作視覺上的顯示，但無論是「部件樹」或「部件式」都不是「意義純粹邏輯」所期待的原始意義形式，因為「部件樹」或「部件式」和組成它們的部件都是具體的意義單元（concrete meaning entities），而且其於語義上都被完全限定（fully bound）。要列出一些具有形式上帶一定普遍性的「原始意義結構」或「原始組合形式」，我們需要的不是具體的個別部件或某具體漢字的表達式，而是可普遍地指向和適用於不同部件的意義變項（semantic variables，如 A ， B ， C ，或 M ， N ，或 p ， q ， r 等）及其組合形式。一旦釐清了這一點，作者即廣泛地審視眾多有代表性的漢字，並留意其部件構成方式，看看能否從中發見一些「原始組合模式」（primitive patterns of combinations）。這些「原始組合模式」

⁸⁸ 又或如從一名詞 S 及一形詞 p 出發，復可衍生出「 Sp 」這一定語結構。

⁸⁹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trans) J.N. Findlay, pp. 519-520.

之所以稱為「模式」或「形式」，是指其每一個都可適用於解釋多個漢字的部件組合。在進行這工作時，作者很慶幸能從自己與團隊開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中獲取理論上的靈感和技術上的參考。以下是一些初步的構想。

六、漢字部件的基本組合模式——漢字「意義的純粹邏輯」芻議

0. 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 :

以下循漢字部件探索漢語的「原始意義形式」或「原始組合模式」的理論嘗試，基本上是以胡塞爾的「意義的純粹邏輯」為經，和以梅洛龐蒂的身體世界相聯理論為緯。也可以比擬為把梅洛龐蒂「身體在世界中躬在」(bodily Dasein) 理論的枝葉，嫁接於胡塞爾「意義的純粹邏輯」的株幹之上的工作。

1. 部件變項之界定及相關符號：

A, B, C... =具備身體的個人 embodied persons

a, b, c... =A, B, C 等人各自的身體部分 body parts of A, B, C respectively

a1, a2, a3... =A 的不同的身體部分 different body parts of A

b1, b2, b3... =B 的不同的身體部分 different body parts of B

N, N1, N2... =自然對象 natural object(s)

Z, Z1, Z2... =動物 animal(s)= ζῷο (Gk.)

H, H1, H2... =植物 plant(s)=herba (Lat.)

T, T1, T2... =器具 tool(s) or artifact(s)

I, I1, I2 =指事符號 indicator(s) (“*Merkzeichen*”)

p, p1, p2 =聲符 phonogram(s)

位置關係 Positional relations (暫設，尚待開發)

< orientation or action towards the left

> orientation or action towards the right

^ topographically covers what follows

@topographically encase what follows

2. 星號(*)可用於整全人體或人體部分之上，以代表變換或偏影因素，表示身體（或其部分）的運動，及運動中的身體圖式的變化形態：

身體可因肢體活動而展現為不同的姿勢或偏影（adumbrations）：

A → A*

人 → 大 亼 亻 尸 矢 夭 交 𠂔

身體的部分亦可因肢體活動而呈現為該部分不同的變異形態：

a → a*

Hand(s): 手 → 扌 又 爪 丑 卂

Foot(feet): 止 → 夊 屮 步 夊 舛

Mouth: 口 → 亾

Eye: 目 → 臣

Head: 頁 → 首 囟

Nose: 自

3. 由上述部件變項之組合而歸納得的原始意義結構形式，附以符合各該意義結構形式的漢字字例：

兩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AB/AB* 並 从 保 好 孝 北 卯

一人（A）的身體部分（a）與另一人（B）之間的互動關係：

aB/aB* 及 令 妻 奴 妥 印 艮

a1a2B 承

同一人的兩個（或以上）身體部分之間的互動關係：

a1a2 卂 思 念 步 夊 舛

a1a2a3 曼

一人及其某一個被特別強調的身體部分之間的互動關係：

Aa/A*a 企 見 視 兒 元 聞 兄 祝 𠂔 母 身 媚 鬼 走
奔 須（鬚）

二人（或以上）的身體部分之間的互動關係：

ab 取 友

a1a2b1b2 𠂔（or abcd）

一自然對象與一或多人或其身體部分之間的互動關係：

AN 夏 墜 光 夙 景

ABN 兆（逃）

ABCN 眾

(ABC...N)

aN 出 各 耿 眾

AaN 限

a1a2N 陟 降

a1a2BN 丞 (拯)

一人或其身體部分與一動物或植物之間的互動關係：

AH/A*H/aH 休 乘 年 秉 相

A*B*H 鬱

AZ 羌 姜 伏

a1a2TH 秦

aZ 隻 (獲) 史

a1a2Zz 解 (or a1a2TZz)

一或多人或其身體部分與一器物之間的互動關係：

AT/A*T 即 戌 安 婦 字 孫 囚 / 既 文 逆 蔡 因 旂

ABT 鄉 卿 旅 (旃)

aT 父 尹 正 聿 問 聞 守 向 扔 延 慶 武 前 旋

a1a2T 弄 共 弁 尊 兵 戒 具 奏 弇 振 索 簀

aTB* 報 役 奚 服

abT 受 爰 爭 韋 (or abcdT)

a1a2b1b2T 興 與

a1a2Tt 開

aT1T2B 教 學

A*T1T2 無 (舞) 爽 爽

aT1T2 罍 定 寧

一或多人或其身體部分藉一器物與一自然對象之間的互動關係：

ATN/aTN 寒 段

aTZ 牧

一人或其身體部分與一或多個指事符號之間的關係：

AI 天 立

AI1I2 亟 介 亦

aI 甘 正 寸 曰 今 言 息 直

aI1I2 音 意

4. 覆蓋性推論：

身體的活動或姿態通常無法離開運動中的身體或身體部分而被設想和被表達。因此之故，一切因肢體運動而形成的體態或姿勢，均以星號（*）加於相關的身體變項之後表達之。

一切自然對象、一切事態，甚至抽象符號，其若要被吾人注意，或要被納入吾人的意向表達之中，則一秉持身體的個人（即使只是一匿名的某人）必須被假設。以梅洛龐蒂的話表達之：「吾人的身體……乃一切其他東西的根源，……它把意義投射於外界，並因而給予事物一定的地位。它確保了這些東西在吾人的手中和於吾人的眼底能作為事物而存在。」⁹⁰順著梅洛龐蒂的講法，我們或可補充說，事物只要出現於吾人「心頭」或「腦際」，即具有了一定的意義。以下字例表面上皆不涉及身體或身體部件，但其之獲得意義，皆不離以上假設。

如：月 山 水 上 下 本 丘 末 莫（暮） 申（電） 林 埜 莽 典 家
一 二 三

任何人為工具、器物，乃至觀念之呈視，亦必須假定某些秉持身體的使用者（users）的持續操作與關注，才可成立和構成意義。這一點梅洛龐蒂也說得很清楚：「我的身體不單只給予自然對象，而且給予文化對象一定的意涵。」⁹¹「藉著工具的製作，身體為其自身締建了一個文化的世界。」⁹²

如：門 尸 鼎 皿 刀 矢 矛 盾 舟 車 舩 衣 常 示 鬼 獸

基於同樣理由，所有帶有聲符或聲譬的漢字，如假借字和形聲字，必須假設語言使用者累世的使用與理解。從梅洛龐蒂的觀點看，語音乃人類藉發音器官得以表達的「意向行為」的結果。發音器官（咽唇舌齒），配以聽聲的耳朵，從神經的角度看，可視為人體最重要的器官。梅洛龐蒂說：「我們的身體能具備分節／鉤勒（articulate）和發音（phonate）的本能，這是

⁹⁰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7; (PP: D176, F171).

⁹¹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244; (PP: D275, F272).

⁹²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48; (PP: D176, F171).

我們的身體的調節和應用的一些可能，而這便足夠了。……言詞於吾人的語言世界中自有一定的地位，它是我能夠動員的裝備的一部分。」⁹³

如：它 萬 無 江 河 松 柏 鯉 鱷 飽 餓 狗 狸 獻 旗 龔

5. 漢字的原始構義形式字例：

為求簡便，上述例子皆以今日通行的字體列出。但正如作者過往多次指出，隸變以後的漢字字型於認知上遠不如古文字準確。因此，以下將最有代表性的八個構字形式列出，並於為每一形式舉例時輔以古文字字型，希望藉此對讀者從直覺上理解各個字例為何可被納入同一個構字形式之下這一點，有一定幫助。

表 2

✧ AB/AB*	並 从 保 好 孝 北
	     
✧ AT/A*T	即 戌 安 婦 字 囚 / 既 文 逆 蔡
	         
✧ aT	父 尹 正 聿 問 守 向 扔 延
	        
✧ a1a2T	弄 共 兵 弁 尊 戒 具 弁 振 索
	         

⁹³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p. 186; (PP: D214, F211).



七、結論

把漢字部件大分為五組，是作者四分之一世紀前在自修文字學時已醞釀的想法。在列出各組部件時，作者憑藉的只是單純的興趣和直覺，唯一的理性依據就是參考了《說文解字》540 部首之下各部所收字頭的字數。在隨後的日子中，由於作者對漢字理論的哲學基礎問題興趣愈趨濃厚，乃先後於采姆斯基、洪堡特、索緒爾、特魯特茨科依、雅各布遜、雷可夫、海德格、胡塞爾、本文尼斯特等學者的學問中，發現不少對分析漢語和漢字意義理論大有助益的理論元素。其中較重要的，包括洪堡特的「勾連」概念（Artikulation）和「文字類比」概念（analogy of script）、索緒爾的語言價位理論（linguistic value）及雙軸理論模式（two-axes model）、特魯特茨科依有關「音韻學」（phonology）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嶄新模式的革新、本文尼斯特關於「名詞語句」（nominal sentence）和關於「是」和「有」（being and having）的對反關係的論述、雅各布遜的「整體部分」理論對語言層級分析的應用、胡塞爾的「範疇直觀」（categorical intuition）理論及比形式邏輯更底層的「意義的純粹邏輯」的倡議，及其對意義底「組合」和「轉化」（compounding and modification）作為語言發展的主要機制的重視等。凡此種種，都成為作者鑽研漢語漢字意義理論的一些重要里程。

作者涉獵現象學雖已多年，但梅洛龐蒂的學說一直未列為其理論焦點。但自近年細讀《知覺現象學》書後，驚覺書中隱藏了漢字部件分為五組（並可歸入身體及世界兩大類）的重大理論依據。此外，也發覺就文獻而言，梅洛龐蒂的身體世界相聯性與許慎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兩開」原則亦不謀而合。對作者而言，讀梅洛龐蒂的學說，就好像一幅拼圖中新找到一直失落的關鍵的一塊，其一旦尋獲，循現象學觀點對漢字構義理論重塑的工作乃較能臻於完備。梅洛龐蒂的身體理論及其有關身體與世界事物的互動的構想與漢字身體部件與外物部件的組合方式，配合得可謂天衣無縫。更重要地，這意外地發見的「法國聯繫」讓我們得見，作者多年前憑直覺提出和現在於《漢語多功能字庫》沿用的部件五分法，其實並非只是出於即興的隨想，其不但反映了人類感知的事實，也反映了漢族先民創制漢字時的心理現實。

我們上面把《說文》部首細分為五組，再大分為兩大類別的這一種區分，和這一區分下各部首之間的種種互動的格式，如借用康德的口吻，幾乎可說是藏於漢語族群心靈深處的藝術（art concealed in the depths [of the Chinese soul]）。這一些區分與格式大概也是漢字字彙（相若於 Chomsky 意義的“lexicon”）潛在的構成原則。與這潛在意義的「字彙」相比下，古往今來編就的實體「字典」，大概只不過是一些具體的展示而已。

正如上面曾說明，許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雙重原則與梅洛龐蒂對身體與感知世界的雙重重視，實非一幸運的巧合（not a matter of lucky coincidence），而實直指「事物本身」（Sachen selbst）。如果說梅洛龐蒂關於身體與感知世界之相聯性，為漢字部首或部件的潛在組合法則提供了一堅實的理論基礎的話，則反過來看，漢字部件這一隱藏結構的揭示，便倒過來為梅洛龐蒂那具有普遍訴求的現象學理論提供了一堅實無比的例證。因為漢字的世界實同時是感知世界的某一意義的縮影。

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索緒爾廣為人知的說法，是把人類假定未有語言之前的思想描繪為「模糊的和無規畫的迷霧」。⁹⁴今天藉著揭開了漢字部首／部件與人類身體及其世界的關係，我們乃可指出，漢字的發展，除了對漢語群體直接相關外，也為人類文化整體作了一次極珍貴的示範。

⁹⁴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p. 112.

即顯出了，一旦隱藏於漢字部件中的身體意向性被激活起來以後，人類那「迷霧」般的思想是如何可被「規畫」起來的。因為這些身體意向性及其於世界所開發的「據點」，無疑是一切人類文明的泉源。

【責任編校：林哲緯、黃璿璋】

鳴謝：本文所引用的古文字字形主要取自香港中文大學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漢達文庫》(CHANT)，謹此致謝。有關字形亦收錄於關子尹始創及籌畫，並由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製作的《漢語多功能字庫》，URL:<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